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二

紅秋七月唐以歸德節度使王晏球為北面副招討使烏震既死以王晏球

代之案詳史是年七月甲辰詔曰本朝親王遙領方鎮遂有副大使知節度事傳代已深相沿未改其西川東川今後諸副大使只

云節度使尋諸錄皆正授節度使丙寅唐升夔州為甯江軍以西方鄰為節度

使賞破高季興軍復夔忠萬之功也蜀癸酉唐殺豆盧革章說

以夔州為鎮江軍今改為甯江軍追論其為相時以夔忠萬三州與高季興也然實出唐主意非

二人之罪也唐流段凝於遼州溫韜於德州劉訓於濮州自唐末以

後唐天成二年

來流貶者皆不至其地 皆唐境也此三人皆使至流所

唐任闕請致仕居磁州許之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唐冊禮使至長沙楚王馬殷始建國立

宮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 示不敢擬天朝也 翰林學士曰文苑

學士知制誥曰知辭制樞密院曰左右機要司羣下稱之曰殿下

令曰教以姚彥章為左丞相許德勳為右丞相李鐸為司徒崔穎

為司空拓跋恆為僕射張彥瑤張迎判機要司然皆內官屬皆稱

攝惟朗桂節度使先除後請命 朗武平軍桂靜江軍時皆屬楚 恆本姓元避殷父

諱改焉 九月唐主立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

接儒生恐妨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小臨大藩 是年三月從榮鎮鄆都事見上卷

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奸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

已 唐北都留守李彥超請復姓符從之 彥超李存審子存審本姓符 丙寅

唐以樞密使孔循兼東都留守

帝欲東巡使孔循留守洛陽莊宗同光三年復以洛陽為東都

壬申契丹請修好於唐唐遣使報之

冬十月乙酉唐主遣發洛

陽將如汴州丁亥至滎陽

九域志滎陽縣在鄭州西六十里東至大梁一百四十里

民間訛言

唐主欲自擊吳又云欲制置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檢校侍中朱

守殷疑懼判官高密孫晟勸守殷反

高密漢古縣隋亂廢唐武德三年置於義城堡六年移就

故夷安城即高密古縣也屬密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十里考異曰江南錄作孫思今從王浦周世宗實錄

守殷遂

乘城拒守唐主遣宣徽使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

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唐主從之延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抵

大梁城下與汴人戰汴人大驚戊子唐主至京水

京水在滎陽之東素水之西

遣御營使石敬瑭將親兵倍道繼之

自梁以來有侍衛親軍侍衛馬軍侍衛步軍

或謂

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以

爲然奏遣使賜任圜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
安可爲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者至磁州圍聚其族醜飲然
後死神情不撓 己丑唐主亶至大梁四面進攻吏民縋城出降

者甚眾守殷知事不濟盡殺其族引頸命左右斬之乘城者望見

乘輿相帥閉門降孫晟奔吳徐知誥客之

爲孫晟書節於江南張本

戊戌唐

主亶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

辛丑吳大丞相都督中外諸

軍事諸道都統鎮海甯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溫卒初溫

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

徐溫養知誥爲子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甯二年

數請代之執吳政溫曰汝曹皆不如也

行軍副使徐玠前爲吉州刺史貪狠不治知誥輔政黜之而玠性

詭佞善揣人意溫喜之引以自副玠遂挾宿怨每與嚴可求言居

中輔政之重不可假於異姓請以知詢代知誥溫以知誥孝謹不

忍也率夫人亦曰知誥自我家貧賤時養之奈何富貴而棄之

李夫人通鑑作陳夫人按陸游南唐書云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故改從李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欲

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

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是夕宋齊邱

與術士劉通微同宿聞鼓聲通微曰事必中變且有喪未明而

溫凶問至乃止知詢亟歸金陵

爲知誥知詢不相容張本

吳主楊溥贈溫齊王

諡曰忠武 廬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筠久疾將佐請見不許副使

符彥琳等疑其已死恐左右有奸謀請權交符印筠怒收彥琳及

判官都指揮使下獄誣以謀反詔取彥琳等詣闕案之無狀釋之

徙筠爲西都留守

唐以長安爲西都

癸卯廬以保義節度使石敬瑭爲

後唐天成二年

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死以石敬瑭代之兼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 十一

月庚戌吳王楊漣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

帝宣王曰宣皇帝孝武王思武王行密也景王威王瑄也宣王者隆演也 厯安重誨議伐

吳唐主竄不從 甲子吳大赦改元乾貞 丙子吳主楊漣尊太

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爲諸道副都統鎮海甯國節度使兼

侍中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 十二月戊寅朔唐西川節度

使孟知祥發民丁二十萬修成都城 吳主楊漣立兄廬江公濛

爲常山王弟鄱陽公澈爲平原王兄子南昌公珙爲建安王 初

晉陽相者周元豹嘗言唐主竄貴不可言及即位欲召詣闕趙鳳

曰元豹言陛下當爲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

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

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唐主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唐中書舍人馬縞請用漢光武故事七廟之外別立親廟見四十一

卷建武三年中書門下奏請如漢孝德孝仁皇例稱皇不稱帝孝德皇見五十一

卷安帝建光元年孝仁皇見五十六卷靈帝建甯元年唐主宣欲兼稱帝羣臣乃引德明元

元興聖皇帝例皆立廟京師唐尊皇明德明皇帝老子為元唐

主令立於應州舊宅道尊高祖聿為孝恭皇帝廟號惠祖妣崔氏

曰昭皇后曾祖教曰孝質皇帝廟號毅祖妣張氏曰順皇后祖琰

曰孝靖皇帝廟號烈祖妣何氏曰穆皇后父霓曰孝成皇帝廟號

德祖妣劉氏曰懿皇后墓皆曰陵漢主劉蕤如康州九域志廣

州一百九十里是歲唐蔚代緣邊粟斗不過十錢

戊辰天咸三年漢大有元年是歲凡四春正月丁巳吳主楊溥立

子國三鎮州南高季興卒子從誨嗣後列國紀十一四

後唐天成二年三年

子璵爲江都王璘爲江夏王璆爲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玢爲南

陽王 厯昭義節度使毛璋所爲驕僭時服赭袍赭袍天子所服縱酒爲

戲左右有諫者剖其心而視之唐主亶聞之徵爲右金吾衛上將

軍 契丹陷唐平州元年冬幽州進來奔唐得平州至是復爲契丹所陷二月丁丑朔日

有食之 唐京師巡檢渾公兒奏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唐主亶

令石敬瑭治其罪敬瑭卽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

是幼童爲戲下詔自咎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渾

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賜小兒家絹各五十匹粟米各百石令

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詳審 唐主亶將如鄴

都時扈駕諸軍家屬甫遷大梁又聞將如鄴都皆不悅詢詢有流

言唐主聞之不果行 自唐莊宗滅梁以來突與唐交通使者往

來不絕庚辰吳使者至憲安重誨以為楊溥敢與朝廷抗禮遣使

覲覲拒而不受自是遂與吳絕 重誨筠至長安 去年徙張筠守

兵閉門拒之 唐主意也 筠單騎入朝以為左衛上將軍 王辰璠甯江

節度使西方鄴攻拔歸州未幾荆南復取之 歸州高季興巡屬也九域志夔州東至歸

州三百三十里 唐樞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唐主

竄欲為世子娶重誨女循謂重誨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

為昏重誨辭之久之或謂重誨曰循善離間人不可置之密地循

知之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為從厚婦唐主

許之 王德妃有寵于帝言無不行後進拜為妃 重誨大怒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忠武

節度使兼東都留守重誨性彊愎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

闕下唐主嘉之 當時諸帥皆聚在方鎮得自恣獨華溫琪入朝請留故嘉之 除左驍衛上將軍

月別賜錢穀

俸給之外別賜錢穀

歲餘唐主謂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

鎮處之

華溫琪仕梁已為節度故云然

重誨對以無闕他日唐主屢言之重誨慍

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耳唐主曰亦可重誨無以對溫琪

聞之懼數月不出重誨惡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

與王都交結有異志

初帝為代州刺史王建立已為虞候將後從

殺貞定監軍帝家屬得全山是安之安重誨亦帝潛曜之時所親

信者也重誨之所以惡建立懼寵之聞耳又是時王都在中山有

異志數以書通建立立約建立亦奏重誨事館求入朝面言其狀唐

主召之既至言重誨與宣徽使判三司張延期結昏相表裏弄威

福三月辛亥唐主見重誨氣色甚怒謂曰今與卿一鎮自休息以

王建立代卿張延期亦除外官重誨曰臣披荆棘事陛下數十年

值陛下龍飛承乏機密數年閒天下無事今一旦棄之外鎮臣願

聞其罪唐主不釋而起

此段自孔頴以下言重譚與孔頴相傾自華溫琪以下言其君臣嫌隙之所自來

以語宣徽使朱宏昭宏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譚如左右手柰何以

小忿棄之願垂三思唐主尋召重譚慰撫之明日建立辭歸鎮唐

主曰卿比奏欲入分朕憂今復去何之會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

同平章事鄭珏請致仕己未以珏為左僕射致仕癸亥以建立為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茂辰以宣徽南院使范延

光為樞密使

唐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

蜀中并鹽東西川巡屬之內皆有之各欲

固以專其利故爭奪唐盛時耶嘉言有井十三劍南西川院領之梓潼縣合昌渝盧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

東川鹽利多

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

三場重征之

漢州東南與東川接界故列置三場以征鹽商

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

東川 楚王馬殷加岳州遣六軍使袁銓副使王瓌監軍馬希勝

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耶狀

江陵府石首縣沙步有劉耶補劉先

主納吳女處也

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詰旦兩軍合戰希瞻

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

光憲于楚

向季興執史光憲見上卷上年

軍還楚王馬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

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

中朝謂唐也既在中原且天朝也

四戰之地也宜存之

以為吾扞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眾同甘苦常置鉞於座

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曰吾屬

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

宋白曰封州即漢蒼梧郡

之信也梁信郡隋置封州在豐水之陽

漢主劉蕡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

赦改元大有命左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

漢都

番禺傲唐上京置左右街使九城志廣州西至封州六百一十里

章至賀江沈鐵縵於水兩岸作

巨輪挽縲築長隄以隱之伏壯士於隄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
楚人逐之入隄中挽輪舉縲楚艦不能進退以彊弩夾水射之楚
兵大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爲封州團練使 夏四月唐以鄴都
留守從榮爲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馮贇爲副留
守夾馬指揮使新平楊思權爲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戊寅以宣
武節度使石敬瑭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樞密
使范延光爲成德節度使丙戌以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河
南尹從厚爲宣武節度使仍判六軍諸衛事 吳右雄武軍使苗
璘靜江統軍王彥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 岳州治巴陵
洞庭湖在巴
陵西君山在洞庭
湖中方六十里 楚王馬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
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

夜帥戰艦三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荆江口

荆江口利

庭湖與大將會荆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勳命戰棹都虞

候信仁以輕州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來擊之吳軍

大敗虜璘及彥章以歸初唐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都鎮易

定十餘年

梁龍德元年王都得定州

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

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唐主豆亦以都篡父位惡之

王都因其父虜直而篡其

位見二百七十一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

瓦橋盧臺皆在

幽易大將往來都陰為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他鎮腹心

和昭訓勸都為自全之計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

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為兄弟陰與之謀復

河北故事

欲復如唐河北諸鎮世襲不輸朝廷貢賦不受朝廷故發

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

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

是時青帥霍彥威徐帥房知潞帥毛璋益帥孟知祥梓

帥董璋皆偏強難制者也

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歸德節度使王晏球晏球

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

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

北面諸將謂招討王晏球及所部及幽易開諸將及幽州

帥趙德鈞也

戊戌吳徙常山王濛為臨川王

庚子唐削奪王都官

爵壬寅以王晏球為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橫海節度

使安審通為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釗為都監發諸道兵

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

權知定州行州事者以未得定州城使王晏球

權知行州事於城外以招撫定州之民蓋此命未頒晏球之兵已至定州城下矣

都以重賂求救於契丹

契丹遣奚酋禿餒

禿餒即團莊宗者虜酋之傑也

舍利煎刺等將五千騎救之

舍利

契丹營軍頭目○煎音則

五月辛酉遣以天雄節度副使趙敬怡為樞密使

唐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

退保新樂

九域志望都縣在定州東北六十里新樂縣在州西南五十里延朗遂之真定

同光初建北郡

於鎮州以鎮州為真定府韓廢北郡而真定府不廢九域志自新樂縣西南至真定七十里

留趙州刺史朱建

豐將兵修新樂城契丹將禿餒等已自他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

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

九域志行唐縣在真定府北五

十五里丙寅至曲陽

自行唐西北至曲陽三十許里

王都乘勝悉其眾與契丹五千

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戰于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

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

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槌揮劍直衝其陳大破

之僵尸蔽野

用短兵則將士齊致力直衝其陳則敵不及拒北人所恃者弓矢既入其陳皆不得用而槌劍所及不死

則傷是以甚

契丹死者過半餘眾北走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之殆

無子遺都與禿餒得數騎奔還定州閉城不出晏球追至城門因

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為行

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三州定吳遣使求和於楚請

苗璘王彥章楚王馬殷歸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

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眾駒爭阜棧阜馬也棧以

藉之然後可制也竹木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騎奢故德勳語及

之其後馬氏諸子爭國南唐乘南唐之卒如許德勳之言然德

六月辛巳高季興復請稱藩于吳吳徐溫議不受高季興吳進季

興爵秦王唐主誼詔楚王馬殷討之殷遣許德勳將兵攻荆南以

其子希範為監軍次沙頭次沙頭則已季興從子雲猛指揮使從

嗣單騎造楚壁請與希範挑戰楚決勝副指揮使廖匡齊出與之

歐拉殺之季興懼明日請和德勳還匡齊順人也

順州人

憲王

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欲以持久弊之宋宏昭張虔釗宣言

大將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乙未攻之殺傷將士三千

人固是諸將不敢復言

先是唐發西川兵戍夔州

隋高李

孟知

祥遣左肅邊指揮使毛重威將三千人往頃之知祥奏懷忠萬三

州已平詔召戍兵還以省饋運

孟知祥惡戍兵為唐所困坐自削弱故請召還

唐王寶不

許知祥陰使人誘之重威帥其眾鼓譟逃歸唐主命案其罪知祥

請而免之

初唐師之伐蜀也所在望風送款魏王繼岌以誓招

武信節度使孫王王宗壽宗壽獨不降聞衍銜壁大恟從衍東遷

至岐陽路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沾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

見二

百七十二卷

衍死宗壽遂亡入熊耳山至是詣洛陽見唐主豆瑋

同光元年

葬故蜀主王衍王衍死於長安見二秋七月乙巳贈行順正公以

諸侯禮葬之時王氏十八喪皆暴露秦川驛宗壽既得請乃聚而

葬之長安南三趙村唐主嘉宗壽之忠以為係義行軍司馬虜

北面招討副使安審通卒虜東都民有犯私麴者畱守孔循族

之或請聽民造麴而於秋稅畝收五錢已未敕從之案唐初無惟

建中三年初惟天下酒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

千委州縣綜領釀餉私釀罪有差京師特免惟元和六年京兆府

奏惟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贖買均率會昌六年

敕六州八道置惟餉并置官店并酒代百姓納惟酒并充資助軍

用有人私沽酒及置私餉者罪止一身至是以孔循過行禁法敕

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縣村人戶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

文足陌一任百姓造麴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並不折色具

京師及諸道縣鎮坊界及開城草市內應逐年賣官麴酒戶便許

自造麴酒酒貨賣應諸處越務仰十分王戌契丹復遣其惕隱

減八分價錢出賣不得更請官本踏造

赫連將七千騎救定州補遣楊隱亦契丹虜王晏球逆戰于唐河

北水經注沁水出代郡靈邱縣高氏山東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

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爲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 戊辰

唐以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爲閩王 契丹北走道路泥渾人馬飢

疲入幽州境八月甲戌憲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擊之

分兵扼險要生擒赫逸等數百人餘眾散投村落村民以繩擾白

挺所在擊殺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

輕犯塞 初憲莊宗徇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賜姓名李

繼陶唐主亶卽位縱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黃袍坐堞間歐史曰帝卽位安重

誨出繼陶以乞段徊徊亦謂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帝子也已卽帝

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王晏球卽杜晏球莊宗之戚梁也晏球以軍降莊宗賜以姓名而用之王

都欲以此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眾決

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唐王建立以目不知書請

罷判三司不許 乙未吳大赦 吳越王錢鏐欲立中子傳瓘為

嗣謂諸子曰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傳瓘兄傳璿傳璟

皆推傳瓘乃奏於唐請以兩鎮授傳瓘閏月丁未璿以傳瓘為鎮

海鎮東節度使 戊申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獻契丹俘赫遼前

剌等諸將皆請誅之唐主宣曰此曹皆虜中之驍將殺之則虜絕

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赫遼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後唐蓋倣

盛唐之制朝會立仗有親勳翊三衛餘六百人悉斬之為契丹屢求惕隱等張本 契丹遣梅老

季素等入貢于唐 初盧文進降唐上卷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

張希崇代之為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

本書生為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歐史曰劉守光使張希崇戍平州契丹陷平州得之性和易

契丹將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廢食所不忘也然屬眾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眾曰善乃先爲奔竄以石灰明日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之投諸竄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眾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奔虜詔以爲汝州防禦使 吳太后王氏殂 九月辛巳荆南敗楚兵于白田執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于吳 九域志岳州巴陵縣有白田縣時荆南稱藩于吳 乙未唐主竄以溫韜發諸陵段凝反覆令所在賜死 去年溫韜流德州段凝遣州 己亥唐以武甯節度使房知溫兼荆南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分遣中使發諸道兵赴襄陽以討高季興 辛丑唐徙慶州防禦使竄廷琬爲金州刺史冬十月廷琬據慶州拒命 丙午唐以橫

荆節度使李從敏兼北而行營副招討使

代安藩通也

從敏唐主竄之

從子也

戊申唐主竄詔許難節度使李敬周發兵討竄延琬州

許難軍巡屬也故使討之

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

唐軍者皆不果唐主竄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

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

梯衝梯衝衛車

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為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

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唐主從之十一月唐有司請為哀帝立

廟詔立廟於曹州

唐開平元年武唐哀帝於曹州事見二百六十六卷

唐平盧節度使晉

忠武公霍彥威卒

唐忠州刺史王雅取歸州

忠州時屬夔州南江軍西方鄰所部

也歸州時屬州南軍高季翼所部也

庚寅唐主子從厚納孔循女為妃循因之得

至大梁

安重誨怒孔循自樞密出為忠武帥兼東都留守時帝在大梁循雖兼領留守之職然以嚴守在忠武不敢擅離信

後唐天成三年

地今因嫁女得厚結王德妃之黨乞留安重誨具奏其事力排之

禮畢促令歸鎮 甲午憲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建立同平章

事充平盧節度使 丙申唐主覽問趙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

曰與之立誓令其二孫長享爵祿耳上曰先朝受此賜者止三人

薛居正五代史莊宗同光二年正月甲寅帝御中興殿而賜郭崇

韜鐵券二月丁亥賜李嗣源鐵券三年賜朱友諒姓名李繼麟人

鐵券崇韜繼麟等皆族滅二人族滅事見二朕得脫如毫釐耳

帝爲莊宗所擒已又因丁讓事始于二百七十三卷同光三年取

郭都師鐵之時說于二百七十四卷元年出郭都在魏縣之日

因歎息久之趙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十二

月甲辰唐李敬周奏拔慶州族寶廷琬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請

以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從誨權知軍府事丙

辰季興卒

考異曰唐明宗實錄天成三年十一月壬午房知溫奏高季興卒烈祖實錄亦云乾貞二年十一月季興卒蓋

傳聞之誤案陽穀季興神道碑及勃海
行年記云十二月十五日卒今從之吳主穆遜以從誨爲荆南

節度使兼侍中

高從誨字澄聖
季興長子也

唐都官員外郎

改正都官員外
郎原文誤作史

館修撰今依
本傳改正

張昭遠上言臣竊見先朝時皇弟皇子皆喜無籍玩

物之言厭聞致治經邦之論入則飾姬姜出則誇僕馬親賓滿坐
食客盈門箴規者少諧謔者多習尙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
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使一日之
中止記一事一歲之中所記漸多每月終令師傅具錄聞奏或皇
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侍臣面問十中得五爲益良多臣又聞古
者人君卽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近代人君
失於此道以至邦家構患釁隙萌生昔隋祖聰明煬帝亦傾軔勇
太宗齊聖魏王終覆承乾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願於聖代杜此

厲隨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
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唐主竄賞歎其言而
不能用 閩王王延鈞度民二萬爲僧由是閩中多僧 屯河東

節度使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很不親政務唐主竄遣左右素與
從榮善者往與之處使從容諷導之其人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

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 從厚爲河南尹故
而之爲河南相公 相公齒長宜

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步軍都指揮使楊

思權曰朝廷之人皆推從厚而短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握

疆兵且有思權在何憂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

備思權又謂唐主左右曰君每譽弟而抑其兄我輩豈不能助之

邪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質質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詣闕以從榮

故亦弗之罪也

己唐天成四年吳太和元
五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唐馮贇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

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 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

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唐軍都舉族自焚擒禿

餒及契丹二千人辛亥唐以王晏球爲天下節度使與趙德鈞竝

加兼侍中禿餒至大梁斬於市 唐樞密使趙敬怡卒 甲子唐

主夏發大梁 丁卯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協卒於須水唐初

水縣貞觀中併入鄭州管城縣
九域志鄭州管城縣有須水鎮

庚午唐主夏至洛陽二年冬十
月帝如大

梁至是
遷洛陽

唐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

未嘗戮一卒三月辛巳晏球入朝唐主夏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

運而已不伐其功 唐安重誨用事諸王將相皆下之右衛大將

車從璨唐主竄從子也為人剛猛不為之屈而性倜儻輕財好士

重誨忌之及唐主幸汴以從璨為皇城使從璨與客宴於會節園

會節園在洛陽城中張全義鎮洛歲久私第在會節園空宇瀦池為一時巨麗輸之官以為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榻

凡御園設御榻進幸之所也重誨奏請誅之丙戌賜從璨死改正通鑑原文以

唐主亦何殺之暴也今改從歐史橫山蠻寇楚邵州邵州漢

唐主亦何殺之暴也今改從歐史長沙國東漢長沙零陵二邵又改昭陵為昭陽縣吳立邵

陵郡晉武帝改昭陽曰邵陽縣隋廢邵唐置南梁州改為邵州時

屬楚楚王馬殷命其子武安節度副使判長沙府希聲知政事

總錄內外諸軍事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聞於殷希聲字若訥殷

郁張夏四月庚子朔置禁鐵錫錢時湖南專用錫錢銅錢一直

錫錢百流入中國法不能禁丙午楚六軍副使王環敗荆南兵

于石首唐初令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詣關先是党項皆詣

闕以貢馬爲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

緡有司苦其耗蠹故止之五代會要曰自上御極以來充項之賦競起關下買馬常賜食於禁廷辭則連

快歌其土風凡將到馬無爲良並云上進雖約給價直然館給賜資耗費爲多雖降敕止之竟不能行 壬子唐以

皇子從榮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爲河東節度使北都留

守兩易二子之任 契丹寇唐雲州 甲寅唐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

趙鳳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月乙酉唐中書言太常改諡哀

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既稱宗則應入太廟在別廟則

不應稱宗廟在曹州乃去廟號 唐主玳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

以詔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

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唐主在藩鎮時客將

也爲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東川節度治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六 後列國紀十一 中五 思補撰

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

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

斬李嚴見上卷二年

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

拜請僅而得免既而厚賂仁矩以謝之

欲以賂絕其口

仁矩還言璋不法

未幾唐主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

者彥珣奔還

高季興之叛唐也

見上卷二年

其子從誨切諫不聽從

誨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捨近臣遠非計也乃因楚王馬

殷以謝罪於璽又遣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元信書求保奏復修職

賈丙申元信以從誨書聞唐主寬許之

契丹寇唐雲州

一月之閒利寇

雲州者契丹主耶律德光所徙也

六月戊申唐復以鄴都為魏州

莊宗同光元年即位於魏

州以魏州為魏唐府建東京既遷洛同光三年復唐之舊

以洛陽為東都改魏州之東京為鄴都今復以為魏州

城使竝停

庚申高從誨自稱前荆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止表

於唐求內附秋七月甲申憲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兼侍中己丑

罷荆南招討使討荆南事始上卷二年八月吳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

以疾求還江都揚州江都縣吳所都也癸丑卒于采石徐知詢簡壻也擅留

簡親兵二千于金陵徐知詢時代父溫鎮金陵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

武昌節度使治鄂州徐知諲以龍武統軍柴再用為武昌節度使知詢怒曰

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為濠州吳初用劉金為濠州刺史金卒子仁親代之仁親卒子崇俊代之彥

忠者妻族備不得耶初楚王駕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為謀主國

賴以富彊鄰國皆疾之憲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見二百七十二年

光元年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

郁安能得之此言所以開高郁也高季興亦以流言開郁於殷殷不聽季興

乃遣使遺節度副使知政事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為兄弟使者

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行軍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譖之於希聲

希聲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

郁力也汝勿爲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

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西山卽長沙西岸嶽麓諸山也制子漸大能咤人

矣大疆爲制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府舍荆南軍府署舍也

勝諭中外誣郁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尙未知是日大霧殷謂

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唐昭宗光啟三年馬殷從孫儒度淮事見二百五十七卷每殺不辜

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冤死者乎時諸鎮皆有馬步司置獄院明以鞠囚今大藩亦有兵馬司

日吏以郁死告殷撫膺大恟曰吾老耄政非己出使我勳舊橫罹

冤酷旣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九月唐主宴與馮道

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嘗記昔在先皇幕府

謂馬河東

學書記時也

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

自太原使中山經井陘之道

臣憂馬蹶執轡甚

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者亦猶是

也唐王深以爲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

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

士蕭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創剜卻心頭

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人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

可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唐鄜州兵戍東川

者期滿將歸本道董璋擅留其壯者選羸老歸之仍收其甲兵

癸巳唐西川右都押牙孟容弟爲資州稅官坐自盜抵死

律監曉自盜罪

重者

觀察判官馮瑑

錄音

中門副使王處回爲之請孟知祥曰雖

吾弟犯法亦不可貸況他人乎 吳越王錢鏐居其國好自大唐

所遣使者曲意奉之則贈遺豐厚不然則禮遇疏薄嘗遣安重誨

書辭禮頗倨

薛史曰錢鏐致書安重誨云吳越國王致唐主書遣書於某官執事不敘寒暄重誨怒其無禮

唐主覽遣

供奉官烏昭遇

考異曰吳越通史十國紀年皆云監門韓致使吳

越昭遇與致有隙使還致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謂鏐為殿下及

私以國事告鏐安重誨奏賜昭遇死癸巳唐主制鏐以太師致仕

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鏐令

子傳瓘等上表訟冤皆不省 初勅方節度使韓洙卒

梁乾化四年韓洙卒

方節度使韓洙卒

梁乾化四年韓洙卒

弟澄為

留後未幾定遣軍使李匡賓聚黨據保靜鎮作亂

隋之宏靜縣也唐神龍元年改曰安靜至德元載朔方不安冬十

月丁酉韓澄遣使齎絹表於唐乞朝廷命

韓氏自遜唐末據有靈武至是始出

朝廷命師登後不知其所終

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唐主覲退朝多召入便

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

惡其以胡語奏事在左右者莫之曉也

常戒

之曰康福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誨以靈州深入

胡境為帥者多遇害戊戌以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

唐之盛時河

涼州與朔方龍西並為緣邊大鎮肅代以後淪陷宣宗大中間收復然福以吐蕃克項朝廷懸屬而已至于唐末以朔方兼節度河

西然亦聲勢不接趙州紫米福見唐主涕泣辭之唐主命重誨為

福更它鎮重誨曰福自刺史無功建節尚復何求且成命已行難

以復改唐主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同非朕意也福辭行唐主遣

將軍牛勣柔河中都指揮使衛審崱等將兵萬人衛送之審崱徐

州人也

崱音途

辛亥唐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壬子以客省使李

仁矩為節度使

欲以制兩川也為李仁矩敗沒張本

先是唐西川常發芻糧饋峽

後唐天成四年

路孟知祥辭以本道兵自多難以奉他鎮

陝路時別爲兩江軍故云然

唐主璽

不許屢詔督之甲寅知祥奏稱財力乏不奉詔 吳諸道副都統

鎮海甯國節度使兼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居上流

金陵在廣陵上流意

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內相猜忌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謀

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

於人無能爲也徐玠始雖勸徐溫以知詢代知誥至是知知詢不

可輔反持其短以附知誥吳越王錢鏐遣知詢金玉鞍勒器皿皆

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爲嫌乘用之

錢鏐以此物徐玠知詢知誥不之覺

知詢典客周

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

彼誰與處

彼謂徐知誥也

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

吏周宗善爲輸款於知誥

款誠也

得其陰謀即以告知詢知詢謀告

之乃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溫喪知誥欲往夫人宋氏從容諫曰移孝爲忠臣子之常況權重身危而輒離兵衛何異太阿倒持授人

以柄邪知誥悟乃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

不臣七事徐知詢之代父鎮金陵也加侍中故以稱之宜亟入謝廷望還雖以其言告

知詢而止其勿往知詢弗聽十一月知詢入朝廷望泣而送之曰

公之此行有往日而無還日矣既至知誥畱知詢爲統軍領鎮海

節度使遣右雄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

專吳政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兄爲人子初不臨喪可乎知誥

曰爾挺劔待我我何敢往爾爲人臣畜乘輿服御物亦可乎謂知誥用錢鏐所遺龍鳳飾鞍勒器皿也

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知爲廷望所賣

乃僞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知詢怒遂斬廷望改正通鑑原文以廷

望為反覆兩面之士今
從馬令南唐書改正

壬辰吳主楊湛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

孝皇帝大赦改元大和

唐康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擊

走之至青剛峽

自方渠案蛇路出青剛峽過旱海至靈州府陶聚米國經曰靈州洪德寨歸德青剛兩川歸德川在

洪德東遶入靈州青剛川在洪德西北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入蒲洛河至歸德清邊鎮入靈州自過美利寨後漸入平夏經旱海中張遇吐蕃野利大蟲二族數千帳皆不覺唐兵至福遣衛

得水泉番除掩擊大破之殺獲殆盡由是威聲大振遂進至靈州自是朔

方始受代十二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甯國節度使

徐知誥

知誥甯國節度使知誥召徐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

知誥自領之

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

變色左右顧不可受知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

徑前為談諧語掠二酒合飲之

不以禮取之為掠

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

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

考異曰鄭文寶南唐近事烈祖曲宴

醉別引一危均酒之半跪捧而進曰陛下千萬歲陛下若不飲此非君臣同心同德之義也臣不敢奉詔上色變無言久之左右皆相顧流汗莫知所從伶倫中漸高有俄智者竊諷其旨乃乘詠詠盡併兩盞以飲之內盃於懷中亟搗而出上密使覲信持良藥詣其私第解之已不及矣漸高腦潰而卒江表志烈祖曲宴引金鍾腸并詢酒曰願我弟百千長壽知詢疑懼引他器均之曰願與兄名字五百歲知諾不飲久之藥工申漸高乘詠詣併而飲之至家腦潰而卒二書皆出文寶而不同乃兩按知詠既即位欲除周本自應多方不須如此云

奉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

里第上表于唐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庚子詔以繼雄爲建州刺

史時王延稟既與王延鈞弑其君延翰兵燭權重建州又居

福州上流勢陵延鈞故不復稟命於延鈞而專達洛陽

安重誨既以李仁矩鎮閩州使與綿州刺史武虔裕皆將兵赴治

赴治者赴治所也虔裕唐主璲之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詞董

璋反狀仁矩增飾而奏之重誨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

城隍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爲節鎮

孟知祥亦懼

分閬遂爲節鎮欲以制東川也故董璋懼綿州逼近

是亦有分鎮之漸矣重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璋遣使

詣成都請爲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

爲兩川連兵攻

陷遂聞張本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十七

宋陳水司馬光編纂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二

唐長興元年是歲凡四國三寅鎮湖南馬殷卒子希聲嗣

春正月唐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

門辛巳孟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 盧鴻臚少卿郭在徽奏

請鑄當五千三千一千大錢朝廷以其指虛為實無識妄言左遷

衛尉少卿同正

此唐官所謂員外置同正員者也

吳徙平原王澈為德化王

江州

德化縣本漢尋陽縣朱白曰南唐所改

二月乙未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

董公貪殘好勝志大謀短終為西川之患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

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詰之無狀丁酉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斬之戊戌就宴盡去左右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 壬子唐孟知祥董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

於園中建節縣遂益兵無不愛恐園中建節謂置保衛軍於園中

魯奇節遂州皆益兵戌唐主以詔書慰諭之 乙卯唐主立祀

圓丘大赦改元長興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從礪入朝陪祀三

月壬申制徙從礪為宣武節度使天成元年李從礪再鎮鳳翔至是徙鎮 癸酉吳

主楊連立江都王璉為太子 丙子唐以宣徽使朱宏昭為鳳翔

節度使 唐康福奏克保靜鎮斬李匡實李匡實據保靜 唐復

以安義為昭義軍梁龍德二年晉王改昭義軍見二百七十一卷 唐主立將立曹

淑妃爲后淑妃謂王德妃曰吾素病中煩中煩謂胃中煩然倦於接對妹

代我爲之德妃曰中宮祗偶至尊誰敢干之庚寅立淑妃爲皇后

德妃事王恭謹后亦憐之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歐史曰德

妃王氏鄒州饒家女也有美色號花兒羞少貴爲梁將劉鄩侍兒

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帝正室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

告於帝而納之唐主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

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爲戒謂莊宗劉皇后也妃由是

怨之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奉表詣吳告以墳墓在中國高

與陝州陝石人也故云然恐爲唐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絕之高季興請附于吳見二百七十

成二年吳遣兵擊之不克董璋恐綿州刺史武虔裕窺其所爲

案九域志綿州東南至梓州一百三十七里以其逼近故恐爲所窺夏四月甲午朔表於唐主夏請

虔裕兼行軍司馬既至囚之府廷遣宣武節度使符習自恃宿

將論議多與安重誨相遠重誨求其過失奏之丁酉詔習以太子

太師致仕戊戌唐加孟知祥兼中書令夏魯奇同平章事初

唐王昱在眞定

莊宗同光二年帝鎮眞定

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殿

重誨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

榮從厚皆故事不暇時從珂爲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短

之於唐主唐主不聽重誨乃矯唐主命諭河軍牙內指揮使楊彥

溫使逐之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叩門詰

之曰吾待汝厚何爲如是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耳

院用宣三省用堂帖今堂帖謂之省劄宣謂之密劄

請公入朝從珂止于虞鄉

九域志虞鄉縣在河中府

東六里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唐主問重誨曰彥溫安得此言

謂

受樞密院宣也

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唐主疑之欲誘致彥溫訊

其事除彥溫絳州刺史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討之唐主令彥稠必生致彥溫我欲面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爲重誨所構馳入自明 唐加

安重誨兼中書令 李從珂至洛陽唐主責之使歸第絕朝請

辛亥索自通等拔河中希安重誨指遂斬楊彥溫

爲駱王殺藥彥稠索自通自投

于水張本癸丑傳首來獻唐主怒藥稠彥不生致彥溫深責之安重誨

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唐主曰吾兒爲姦黨所傾未明

曲直公輩何爲發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間邪此皆非公輩之意也

言二人爲安重誨所使

二人惶恐而退它日趙鳳又言之唐主不應明日重

誨自言之唐主曰朕昔爲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

今日爲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爲便重誨曰陛

下父子之間臣何敢言惟陛下裁之唐主曰使閒居私第亦可矣
何用復言丙辰以索自通爲河中節度使自通至鎮復承重誨指
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爲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珂由
是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呂琦居
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 戊午唐主竄加
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 唐安重誨言昭義節度使王
建立過魏州有搖眾之語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仕 安重誨王建
立交惡見上
卷天成 唐董璋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於劔門北置永定關
三年 布列烽火 孟知祥累表於唐主竄請割雲安等十三鹽監隸西
雲安縣漢巴郡胸臆縣地屬武帝改爲雲安縣屬巴東郡唐屬
川陵州後改爲雲安監又夔州大昌縣萬州南浦縣漁陽監皆有
鹽官隸前江軍巡屬而所 以鹽直贍甯江屯兵辛卯許之 六月
謂十三監未知盡在何所

癸巳朔日有食之 辛亥唐主竄敕防禦團練使刺史行軍司馬

節度副使白今皆朝廷除之諸道無得奏薦 唐輩璋遣兵掠遂

昌鎮戍秋七月戊辰兩川以朝 繼遣兵屯遂聞復有論奏自是

東北商旅少敢入蜀 八月乙未唐捧聖軍使李行德案五代會

元年改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據此則是時先已有

捧聖軍矣宋白曰長興三年改在京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

左右 十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溫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

因天成二年安重誨嘗有 又引占相者問命唐主竄以問侍衛都

指揮使安從進藥彥溫二人曰此姦人欲離開陛下勸舊耳重誨

事陛下三十年梁均王貞明二年帝始為安國節度以安重誨為

相從久矣幸而富貴何苦謀反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唐主乃斬彥溫召

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 唐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

嘗充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自宋熙寧以前三司使位亞執政專制國計權任重矣

吳徐知誥以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有威名得士心值團練使陳宣罷歸知誥許以傳拯代之既而復遣宣還海州徵傳拯還江都傳拯怒以爲宣毀之己亥帥麾下入解宣因斬宣焚掠城郭帥其眾五千奔唐知誥曰是吾過也免其妻子漣水制置使王嚴將兵入海州漣水至海州一百八十里以嚴爲威衛大將軍知海州傳拯綰之子也吳先以王綰知海州揚隆演其季父與爲光州刺史傳拯遣閒使之建國也加鎮東大將軍

持書至光州與執之以閒因求罷歸

以兄子外叛身居邊郡心迹危疑故求罷歸

知誥

以與爲控鶴都虞候時政在徐氏與兵宿衛者尤難其人知誥以與重厚慎密故用之 壬寅唐趙鳳奏竊聞近有姦人誣陷安重誨者唐主曰此閒事朕已處置之矣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

者繫國利害陛下不可以爲聞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爲中興王安可使姦人動搖唐主改容謝之乃收李行德張儉皆族之 厯立子從榮爲秦王丙辰立從厚爲宋王 董璋之子光業爲唐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爲節鎮 請夏魯奇鎮遂州李仁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爲吾言 鎮閬州又傳割綿龍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荀咸又將兵戍閬州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它虔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鎮以

聞利帥李彥琦聞帥李仁矩知遂州夏魯奇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

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唐主瑋曰吾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九

月癸亥唐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

進奏官在京師故以其事白其主帥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兵先取

遂聞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知祥從之

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聞遂三鎮數其離開朝廷引兵擊

聞州九域志梓州東北至聞州三百九里庚午知祥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為行營都

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為先鋒皆揮使將兵

三萬攻遂州九域志遂州北至梓州三百五里別將牙內都指揮使侯宏寶先登

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聞州 唐安重誨久專大權中

外惡之者眾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浸用事數短重誨於唐主

寬重誨內憂懼表解機務唐主曰朕無關於卿誣罔者朕既誅之

矣

謂李行德張儉也

卿何爲爾甲戌重誨復面奏曰臣以寒賤致位至此

忽爲人誣以反非陛下至明臣無極矣由臣才薄任重恐終不能鎮浮言願賜一鎮以全餘生唐主不許重誨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唐主畱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唐主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受驅策日淺且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唐主遣孟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樞務爲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畱東川兵至閬州唐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

晝夜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初璋為梁將指揮使姚洪嘗

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城陷璋

執洪而譏之曰吾自行間獎拔汝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為

李七郎奴

董璋先為李富人李讓家僮

掃馬糞得三變殘炙感恩無窮

醬肉作片也炙

燂肉也

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

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恥吾義士豈肯為汝所為乎吾

甯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竝生璋怒然鑊於前

鼎大無足日鑊然燒也

令壯

士十人剖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唐主置其二子於近

衛厚給其家

丙申唐以范延光為樞密使安重誨如故

言雖進用范延

光而安重誨職任如故

丙戌唐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丁亥以孟知

祥兼西南面供饋使以天雄節度使石敬瑭為東川行營都招討

使以夏魯奇爲之副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

集州本漢宕渠縣字文則部集州隋

廢爲難江縣唐復置集州宋熙寧五年復廢州爲

難江縣屬巴州九域志縣在州北一百六十里

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唐以石敬瑭權知東川事庚寅

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恩同爲西都留守兼行營馬步都虞候爲伐

蜀前鋒漢主劉襲遣其將梁克貞李守鄜攻交州拔之執靜海

節度使曲承美以歸

唐末曲顯據交州至承美而敗

以其將李進守交州

冬十

月癸巳西川將李仁罕聞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

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指揮

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以其眾降於仁罕戊戌董璋引

兵趣利州

九域志閬州西北至利州二百四十里

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

驚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

利州李彥琦

吾

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

漫天寨在利州北有小漫天大漫天二寨

北軍終不能西救武

信

武信軍

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劔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

劔門瑋固辭曰此已有備

為劔門失守張本

錢鏐因唐冊閩王使者裴

羽還

裴羽蓋冊閩王延鈞者也

附表引咎其子傳瓘及將佐屢為鏐上表自訴

癸卯唐主竄收聽兩浙綱使自便

繫治兩浙綱使見上卷上年

唐以宣徽北

院使馮質為左衛上將軍北都留守

丁未唐族誅董光業 楚

王馬殷寢疾遣使詣唐請傳位於其子希聲朝廷疑殷已死辛亥

以希聲為起復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

使張武為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

前蜀置鎮江軍於夔州張武其

舊帥也

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彥超副之

天成元年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六營

癸丑東川

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

編考隋唐地理志五代職方考元豐九域志皆無徵州按東川之兵時自遂州東略

九域志合州在遂州東二百二十里果州在遂州東南一百八十里巴州在閬州東二百四十五里遂州在果州東北一百八十五里徵元必在遂合果三州之陽

丙辰吳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為兵部尚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

漢將梁克貞入占城取其寶貨以歸

占城國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

南鄰真臘北抵驪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

十一月戊辰西川將張武至渝

州唐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

九域志渝瀘二州去七百餘里

武遣先鋒將朱

偃分兵趣黔涪

九域志涪州西至渝州三百四十里東南至黔州四百九十里

己巳楚王馬殷

卒

年七道命諸子兄弟相繼真劍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

為殷諸子

爭國以至於亡張本

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損曰吾喪

君有君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

盧石敬瑭入

散關階州刺史王宏贇瀘州刺史馮陞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

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襲劍門至曳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其都指揮使齊彥溫據而守之甲戌宏贇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係劍門今利州昭化縣南有白帝嶺與劍門相接九域志劍州東北至劍門五十五里考異曰實錄軍前奏今月十三日王宏贇馮暉自利州入山路出劍門關外倒下殺董璋把關兵士約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大軍進攻入劍門又丙戌奏今月十七日收告急今月十八日北軍自白衛嶺入頭山後過從小劍路至漢源緊出頭山入劍門打賊寨掩捉彥溫及將士五百餘人遂拒次舊云大軍窺關下營又龐福誠謝鐸相謂曰北軍昨來攻得關寨之後隔一日大軍會下至劍州而乃移運糧食漢舍自歸還奔關寨十國紀年後蜀史王申宏於岷州關門葵酉攻焚劍州取糧還屯劍門己卯東川告急使至成都加祥命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帥兵五千赴援董璋自閬州帥兵屯木馬寨先是龐福誠謝鐸經屯蜀州北來董寨聞劍門陷懼北軍據劍州帥部兵千餘人由州道先董璋至劍州於衛城後士卒方食北軍萬餘人自北山馳下福誠等趨河橋迎擊之北軍小卻福誠帥數百人夜升北山顯轉至北軍壁外大呼譟惶命將士以弓弩短兵急擊之北軍驚

撥棄戈甲而遁，鎗追襲之。北軍退保劍門，十餘日不窺劍州。按劍門至成都尚十日程，若十八日劍門失守，何俾二十日孟知祥已聞之耶？今從實錄十三日壬寅爲定，若隔一日下至劍州，則十五日甲戌非十七日也。蓋思同等以大軍未全收，收糧燒舍，還係劍門故福誠等得復入劍州。李昊敘事甚詳，無執劉大事。今刪之。晉高祖實錄云：甲申平劍州，破賊千餘人，尤誤也。乙亥詔

削孟知祥官爵。己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

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爲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

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

時趙廷隱與李仁罕圍遂州，孟知祥知夏魯奇無能爲而劍閣之險不可不爭，故使

趙廷隱

又遣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

防兵由蜀艾敬道而入蜀也。史言孟知祥慮患之周。

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

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卻敵，則妻子皆爲人有矣。眾心

乃奮。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

木馬寨在閬州西北，劍州東南。宋白曰：梁大同中於

巴嶺鎮近立東巴州治木馬案木
馬地名在今洋州界無復遺址 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太谷龍

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鎰屯來蘇村

益昌江東遠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欄守之

度江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盤店與官路合九域志遂州儀龍縣有來蘇鎮卽其地聞劔門失守相謂曰使

北軍更得劔州則二蜀勢危矣遂引部兵千餘人開道趣劔州始至
至震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眾寡不敵速明則

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震軍營後鎰帥餘
眾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震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係劔門十餘日
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宏贊等克劔門徑牒劔州堅守其
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達州
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劔州運糧
東歸劔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唐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

自文州界

青塘嶺至龍州一百五十里郡志云自北至南舊有爲西川定遠

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頭太原沙延祥所敗甲申西川將張武卒

於渝州知祥命袁彥超代將其兵朱偓將至涪州唐武泰節度使

楊漢賓棄黔南奔忠州九域志黔州北至忠州三百七十九里偓追至豐都舊唐書

曰豐都漢巴郡枳縣地後漢置下都縣隋義甯二年分還取涪州

臨江置豐都縣九域志豐都縣在忠州西九十二里還取涪州

九域志忠州豐都縣西至涪州百許里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節後董璋遣

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西川將李肇等分屯劍州南山

丙戌馬希聲襲位稱道命去建國之制楚王建國見上卷天成二年復藩鎮之

舊契丹東丹王耶律突欲自以失職突欲不得立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元年帥部

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奔唐九域志登州東北至海五里新唐志

登州東北海行過大隰島絕歌爾於島島湖島三百里北度烏湖南至馬石山東之都里鎮二百里東

傍海墻道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在襄陽灣島母口八百里

後列國紀十二十一 思齋閣

乃南傍海端過烏牧島貝江口椒島得新羅西北之長口鎮又過秦王石橋麻田島古寺島得物島千里至鴨渚江唐恩浦口乃東南陸行七百里至新羅王城自鴨渚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沂流東北三十里至泊灼口得勃海之境又沂流五百里至九都縣城故高麗王都又東北沂流五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百里至顯州天寶中王所都又正北如東六百里至勃海王城按契丹東丹王居扶餘城在唐高麗北餘川中考異曰實錄阿保機妻令元帥太子往勃海代慕華歸西樓欲立爲契丹王而元帥太子既典兵柄不欲之勃海遂自立爲契丹王謀害慕華其母不能止慕華懼遂航海內附按天皇ヨノ外猶求害東丹者誅之豈有在國欲殺之理今

十二月壬辰唐石敬瑭至劍門乙未進屯劍州北山西

不取

川將趙廷隱陳于牙城後山郭忱劍州靜照堂記曰前敵巨觀後倚層巒又春風樓記曰登山而立是

州一逕坡池中置大溪太守之居已在平山內外居民悉在山上則劍州之山川可知矣李肇王暉陳于河橋

按劍州無所謂河路振九國志曰王師陷劍門趙廷隱帥兵據石橋恐爲作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

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揚

旗鼓譟擊之北軍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

河橋李肇以彊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延隱引兵躡

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瑭還屯劔門 癸卯唐夔州奏復取開州

舊唐書地理志曰開州亦漢巴郡胸縣地梁置永豐縣西魏改曰永寧隋開皇末改曰盛山縣唐武德初置開州時蓋爲蜀兵所陷而後取之也 庚戌唐以武安節度使馬希聲爲武安靜江節度使加

兼中書令 唐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

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竄匿山谷聚爲盜賊唐主覽

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

忝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唐主許之重誨卽拜

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 陝州保義軍

同州匡國軍耀州順義軍鳳翔山南西道皆西方藩鎮也 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

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時唐主已疎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

後唐長興二年二月

重誨離蜀乃敢累表奏論以爲蜀不可伐唐主頗然之致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人唐主悉縱歸

至唐長興二年是卯歲凡四國三鎮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謝表謝遣還戍兵而己遂劍之兵未嘗

解也庚午西川將李仁罕陷遂州唐武信節度使夏魯奇自殺

癸酉唐石敬瑭復引兵至劍州屯於北山孟知祥梟夏魯奇首以示之魯奇二子從敬瑭在軍中泣請往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豈不愈於身首異處乎既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不利復還劍門丙戌唐加高從誨兼中書令東

川以合州與西川使歸于武信軍合州本遂州武信軍還屬東川先取合州今西川取遂州故歸

之武初唐鳳翔節度使朱宏昭諂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

鳳翔宏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禮

甚謹重誨爲宏昭泣言說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係宗族

議人謂李行德張儉等事見上年

重誨既去宏昭卽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

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又遣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

孟浪猶言張大

而無拘束也

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自潰宜逆止之敬瑭大懼卽

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宜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

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還二月己丑朔唐石敬瑭以遂闕既

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

軍前謂趙廷隱李肇之軍

知祥匿其

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

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

唐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朱宏昭不內重誨懼馳騎

而東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

利州北至利州二百三十里

壬辰唐昭武節

度使李彥琦棄城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為昭

武畱後

孟知祥遂得據漫天險如其宿規矣

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

可與同憂不可與其樂它日必為公患因其至劔州勞軍請圖之

并兩川之眾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璋入廷隱營畱而面去

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畱後李仁

罕

孟知祥得遂蜀二鎮就以與其將故李仁罕趙廷隱各竭其力

為峽路行營招討使使將水軍

東略地

辛丑唐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

重安

誨還未至京師而除

趙鳳言於唐主曰重誨陛下家臣其心終

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為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死無日矣唐主

以為朋黨不悅

乙巳西川將趙廷隱李肇自劍州引還

引還成都畱

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還東川畱兵三千戍果園

果園二州名

丁巳西川將李仁罕陷唐忠州 吳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

使宋齊邱為相齊邱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謁歸洪州葬

父宋齊邱本洪州進士因入九華山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界本名九子山李白以九峯如蓮花改為九華止

於應天寺啟求隱居吳主楊溥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

至知誥遣其子景邈自入山敦諭齊邱始還朝除右僕射致仕更

命應天寺曰微賢寺 三月己未朔西川將李仁罕陷唐萬州庚

申陷雲安監九域志萬州在忠州東北二百八十六里雲安軍又在萬州東北二百五十七里監又在軍東北三十里

其地產鹽故置監 辛酉唐賜契丹東丹王耶律突欲姓東丹名慕華以

為懷化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時置懷化軍於慎州瑞州領遠來一縣慎州領達龍一縣蓋皆

後唐所置薛史瑞慎二州本遼東之地唐末為懷化節度余按唐

貞觀十年以烏突汗達于部落置威州於營州之境後更名瑞州

僑治其鄉之廣陽城武德初以速末烏素其部落置慎州僑治其鄉之威都縣城 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

將赫連等皆賜姓名赫連姓狄名懷忠慕華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塞外來歸中國載書數千卷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

經皆中國所無者西川將李仁罕至夔州唐甯江節度使安崇

阮棄鎮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孟知祥遂并有夔忠萬三州

唐主亶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加重誨意汝安

得復見吾丙寅以從珂為左衛大將軍壬申唐橫海節度使同

平章事孔循卒乙酉唐復以錢鏐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

越國王遣監門上將軍張錢往諭旨以疑日致仕安重誨矯制也

錢鏐致仕事見上卷天成四年丁亥唐以太常卿李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愚為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唐主亶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

簋敝席四壁蕭然唐主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夏四月辛卯唐

以王德妃為淑妃

唐制因隋之舊貴妃淑妃賢妃各一人正一品時曹后自淑妃正位中宮故建德妃為淑妃

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

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癸卯延稟攻西

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伏

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喜屏左右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

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

眾潰左右以斛昇延稟而走

斛槩量之器斗為斛

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

曰果煩老兄再下

語見二百七十五卷天祐二年

延稟慙不能對延鈞囚於別室

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繼倫奔吳越

仁達延鈞從子也

為延鈞忌仁達而殺之張本

匿以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為

樞密使

己酉唐以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

副使 辛亥唐以朱宏昭爲宣徽南院使 五月閩王王延鈞斬

王延稟於市復其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

撫慰吏民

爲王延政以建州與福州相攻張本

丁卯唐罷畝稅魏錢

計畝稅魏錢見上卷天成

三城中官造麴減舊半價鄉村聽百姓自造民甚便之 己卯唐

以孟漢瓊知內侍省事充宣徽北院使漢瓊本趙王鎔奴也時范

延光趙延壽雖爲樞密使懲安重誨以剛愎得罪每於政事不敢

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

常度重誨輒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絕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

取府庫物不復關由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

辛巳唐以相州刺史孟鵠爲左驍衛大將軍充三司使 西川昭

武畱後趙廷隱自成都赴利州踰月請兵進取興元及秦鳳孟知

祥以兵疲民困不許 肅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

安表請致仕閏月庚寅制以太子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贊崇緒

逃奔河中壬辰以休義節度使李從璋爲護國節度使甲午遣步

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

搖於議口遣藥彥稠以兵討安重誨

崇贊等至河中

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旣而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爲人所使耳

渠

言其

也 吾以死徇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

見重誨慟哭久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

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

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崇贊等至陝有詔繫獄皇城使

翟光鄴素惡重誨唐主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

之光鄴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於庭下重

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過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過殺之重誨之被擊也雖已踣地氣猶未絕張目謂從璋曰重誨今日之死別無它恨但不與官家誅得從珂他日必爲朝廷之患言終而絕奏至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爲重誨罪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因邊彥溫所告而誣之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誅之從璋檢貴重誨家貲不及數千緡丙午唐主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鎮諭以安重誨專命與兵致討今已伏辜六月乙丑唐復以李從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丙

子唐主遣命諸道均民田稅閩王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

守元巫者徐彥林與盛綽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薛史福州城中

有王霸壇鍊丹井壇旁有卓英木久枯一旦忽生枝葉井中有白龜浮出掘地得石銘有王霸齋孫之文延鈞以爲己應之於壇側

建寶以守元爲宮主 秋九月己亥唐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

贊華 初吳徐知詢守金陵所爲多不法又待諸弟薄諸弟皆怨

之其弟知誨每得其陰謀輒以告知誥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知

誨與其謀故知誥德之以爲鎮南節度使至是卒知誥以知詢代

之賜爵東海郡王知詢遇其喪於塗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

無憾然而見先王於地下乎

改正通鑑原文云吳鎮南節度使徐知諫卒以誥道副都統兼節

度使徐知詢代之下又云徐知諫之召知詢入朝也知諫豫其謀故知詢遇其喪而云云是謂知詢之在金陵以其陰謀告知誥者皆知諫構之也今案馬令南唐書知諫傳云知詢守金陵所爲多不法知誥每得其陰謀以告知誥知誥之敗知誨構之爲多知諫德之故以爲江西節度使及知誥受禪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特優子景達景道出入宮禁與間機務則非知諫明矣況知諫於徐氏諸子最爲雅徇人稱爲長者豈有陰構其兄之理故從而改正之

辛亥唐主竄敕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

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唐主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

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

獵有損無益故不爲耳 冬十月丁卯唐洋州指揮使李進唐攻

通州拔之

洋州東南至通州七百三十九里先是蜀人茶嘗取通州故復攻拔之宋乾德二年改通州爲達州以淮南有

通州也

壬午唐以王延政爲建州刺史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

之 癸巳唐蘇愿至成都孟知祥聞甥妹在朝廷者皆無恙遣使

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

已族滅何何謝爲詔書皆在蘇愿腹中劉澄安得豫聞璋豈不知

邪

補誌劉澄者東川軍將五月丙午與蘇愿同遣還邪本鎮者也董璋疑朝廷私厚于西川故有此言

由是復爲怨

敵爲董璋攻西

乙未西川將李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 吳

中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爲鎮海節

國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溫故事

徐溫先領京口總錄吳朝

之政後以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

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內樞使同平章事王令謀為左僕射

兼門下侍郎以宋齊邱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內

樞使以佐景通賜德勝節度使張崇爵清河王

吳遣德勝軍於諸州

崇在廬

州貪暴州人苦之屢嘗入朝厚以貨結權要由是常得還鎮為廬

州患者二十餘年 十二月甲寅朔唐初聽百姓自鑄農器并雜

鐵器

案五代會要雜鐵器謂燒器動使諸物熟鐵亦任百姓自鍊徐無黨曰稅農具錢至今因之

每田二畝夏

秋輸農具三錢 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

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雞為膳居喪無戚容庚申葬武穆王於衡陽

馬殷諡武穆王衡陽本漢蒸陽縣吳分置臨蒸縣隋改臨蒸縣為衡陽縣唐屬衡州為治所將發引頓食雞醺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七 後列國紀十一 十七

數盤

膳美也

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

晉阮籍任情不

獨而性至孝母終將葬食一蒸豚飲二斗酒然後獨決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膚骨立殆至滅性

何代無賢

癸亥吳徐知誥至金陵

西川昭武畱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

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劔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

事見上年十一月

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奏西知祥召廷隱還成

都以肇代之

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王延鈞曰苟能

避位受道當為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丙子命其子節度副使繼

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籙道名元錫

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

三千人圖復交州漢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

藝舉兵圍交州

舊唐書地理志交州西至愛州界小黃江口水路四百一十六里

漢主劉龔遣承

旨程寶救之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聞交州廷藝出戰寶

敗死去年漢取交州今復失之

王唐長興三年是歲凡四國三鎮吳越王錢春正月駕樞密使范

延光言自靈州至邠州方渠鎮宋白曰通鑑軍本靈州方渠鎮皆天福四年改為鳳州仍割木波馬

所掠請發兵擊之己丑遣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前朔方節度使康

福將步騎三千討党項 乙未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妻福慶長公

主卒歐史長興元年秋改封知祥妻孟知祥以唐主恩意優厚

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山成都趣劍利路由綿州與節度副使趙季

良等謀欲發使白峽江上表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謀而獨

遣使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語之璋不從二月趙季

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唐唐書地理志壁州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七 後列國紀十二 夫

諸水縣後漢之宣漢縣梁分宣漢置始甯縣元魏分始甯置諸水縣唐武德初分巴東之始甯置壁州治諸水宋廢壁州以其地入巴州之會口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巴蓬果等州知祥謀通江二縣

於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謝今遣兵侵軼公若不顧墳墓甥姪孟知祥之先墳墓在邢州龍岡縣則不若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

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惡昊辛未唐初令國子監校定

九經雕印賣之印賣九經始此唐藥彥稠等奏破党項十九族俘二千

七百人唐賜高從誨爵勃海王吳徐知詰作禮賢院於府舍

作之於金陵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孟

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

討璋不從三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語怒不許

昊還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甲

辰閩王王延鈞復位

王延鈞避位受錄見上卷

吳越武肅王錢鏐疾謂將吏

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仁孝

有功孰不愛戴

天成三年錢鏐以兩鎮授傳瓚事見上卷

鏐乃悉出印綸授傳瓚

印吳越

印及鎮海鎮東印也鎮內外城諸門及宮門契符也

曰將吏推爾立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

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庚戌卒年八十一傳瓚與兄弟同幄

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

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瓚居之告將吏曰自今

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人晝夜警衛未嘗休息鏐末年

左右皆附傳瓚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瓚勞之仁章曰先王

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瓚嘉歎久之傳

瓚既襲位更名元瓚兄弟名傳者皆更為元以遺命去國儀

吳越建國

見二百七十二
卷唐同光元年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荒者自土而不耕絕者戶絕而無主

命處州刺史曹仲達權知政事完瑱善撫將士好儒學置擇能院

掌選舉殿最以浙西營田副使沈崧領之內牙指揮使富陽劉仁

杞富陽縣本漢富春縣晉避鄧太后諱改名富陽後世遂因之九域志富陽縣屬杭州在州西南七十三里及陸仁章

久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為眾所惡一日諸將共詣府

門請誅之元璿使從子仁俊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

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為汝主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

歸臨安以避賢路眾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

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璿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初契

丹舍利前刺與楊隱赫選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唐

主豈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

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唐主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
前刺契丹之驍將蘇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爲
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
爲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唐主乃止檀沙
陀人也

楊檀後改名光遠

唐主豈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鎮羣臣皆以

爲不可唐主曰吾與其父約爲昆弟故贊華歸我吾老矣後世繼
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贊華爲義成節度使
爲選朝士爲僚屬輔之贊華但優游自奉不豫政事唐主嘉之雖
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

五代會要莊宗昭容夏氏封虢國夫人薛史曰

明宗入洛莊宗宮人數百悉令歸其骨肉惟夏氏無所歸明宗以夏氏奇是其同宗因命歸之今以妻贊華

贊華好飲

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割火灼夏氏不

忍其殘奏離昏爲尼 乙丑廬加宋王從厚兼中書令 東川節

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劔南

萬里成都爲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孟知祥聞

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訶之璋入境破白

楊林鎮白楊林鎮當在漢州界上執戍將武宏禮聲勢甚盛知祥疑之趙季良

曰璋爲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

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

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此孫臏三駟之說也自古以來以此取勝者多矣楚以之破吳師而滅舒

爲周訪以之破杜曾而清襄河王茂章以之斬朱友誼其策略皆不出此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

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彊眾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爲然曰璋輕

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爲公擒之幸已以廷隱爲行營馬步軍都部

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朝廷隱入郢並璋檄書至又有遺季

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己通謀召己令來知祥以

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聞欲令公殺副使與

廷隱耳

趙季良為節度副使故廷隱稱之

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

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囚其使者然亦擁眾為自全計

李肇時璋鎮利州

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於赤水大敗為璋所擒

赤水在漢州東南

璋遂克

漢州癸未知祥留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

彌牟鎮

九域志成都府新都縣有彌牟鎮

趙廷隱陳於鎮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

鷄蹤橋

許史孟知祥傳云知祥親帥其眾與趙廷隱等逆戰於金馬橋璋軍大敗按金馬橋在漢州雒縣南璋兵既敗知祥

追之夕宿雒縣堂金馬橋即雞蹤橋邪

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

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

我輩何爲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廂馬步都指揮

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

冢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衝山指揮使李璿守鷄蹤橋

孟知祥

詳置左右衝山大營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元年皆爲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

內都指揮副使侯宏實兵亦卻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

眾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軍都指揮使元

瓚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璋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

依乎與數騎遁去餘眾七千人降復得潘仁嗣知祥引兵追璋至

五侯津

五侯津在漢州西南

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環降西川兵入漢州府

第求璋不得士卒爭璋軍資故障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

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縣

自唐以來漢州治雒縣知祥入漢州不居州宅而宿雒縣蓋後州州

宅爲追兵所害不可命李吳草勝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且

言將如梓州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於赤水

遂西還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璋至梓州肩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

尉全軍出征太尉古以主兵故呼將帥爲太尉今還者無一人何也璋涕泣不能

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牙內都虞候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

入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殺璋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勗使討

亂兵勗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王暉暉舉城迎降

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肇

時兩端尚尋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

敗始斬其使九域志新郪縣在威趙廷隱獻璋首己丑發元武舊唐書地理志元武漢氏

道唐晉改曰元武九域志宋大中祥符五年改爲中江縣在梓州西九十里

趙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

臣康福奏克項鈔盜者已伏誅餘皆降附 壬辰孟知祥有疾

癸巳疾甚中門副使王處回侍左右庖人進食必空器而出以安

眾心李仁罕自遂州來趙延隱迎於板橋板橋在梓州東南仁罕不稱東

川之功侵侮廷隱廷隱大怒乙未知祥疾瘳丁酉入梓州戊戌梟

賞將士既能知祥謂李仁罕趙延隱曰二將誰當鎮此仁罕曰令

公再與蜀州亦行耳仁罕蓋先嘗領蜀州廷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李吳草

牒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為副後吳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

鎮梁太祖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莊宗領河東魏博昭武成德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

為便耳公宜亟還府府謂成都西川帥府所在吏與趙僕射議之趙僕射謂趙季良

己亥契丹使者迭維卿辭歸國唐主立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

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數寇雲

州及振武 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 詔趙廷隱東川巡檢以李
昊行梓州軍府事 昊曰一虎方爭僕不敢受命 願從公還乃以都
押牙王彥銖爲東川監押 癸卯知祥至成都 趙廷隱尋亦引兵西
還 知祥謂李昊曰吾得東川爲患益深 昊請其故 知祥曰自吾發
梓州 得仁罕七狀 皆云公宜自領東川 不然諸將不服 廷隱言本
不敢當東川 因仁罕不讓 遂有爭心 耳君爲我曉廷隱 復以閬州
爲保節軍 董璋取閬州 廣保節軍 今孟知祥復以爲節鎮以賞趙廷隱 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
鎮之 苦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 廷隱猶不平 請與仁罕鬪 勝者
爲東川 昊深解之 乃受命 六月以廷隱爲保節留後 戊午趙季良
帥將吏請知祥兼鎮東川 許之 季良等又請知祥稱王 權行制書
賞功臣 不許董璋之攻 知祥也 唐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

范延光言於唐主曰若兩川併於一賊撫眾守險則取之益難

宜及其交爭早圖之唐主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未幾聞

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

為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眾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

新唐主曰知祥吾故人為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韓開蓋指乃

遣供奉官李存此世奉官乃殿前供奉官非奉中供奉官也賜知祥詔曰董璋狐狼

自貽族滅卿邱園親戚皆保安全言董光業族滅而孟知祥墳墓無他所宜成

家世之美名守舊臣之大節任城克節之子知祥之甥也李克用妻孟氏

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二年 閏五月延鈞謂陳守元曰為我問寶皇既為六

十年天子後當何如明曰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為大

羅仙主徐彥林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

鈞益自負始謀稱帝上表於唐云錢鏐卒請以臣爲吳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爲尚書令不報自是職貢遂絕 初唐相鄭餘慶宋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唐主豈見其有起復冥婚之制歟曰儒者將以隆孝悌而敦風俗若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且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太常卿劉岳選文學通古之士共刪定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七終